

27電影回顧唐滌生創作精粹

【大公報訊】為紀念編劇大師唐滌生的百歲誕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香港電影資料館（資料館）於五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十五日，推出「百丈銀光：唐滌生百歲誕辰紀念展」，合共放映二十七部電影，以四個主題回顧一代大師的創作。多部影片設映後談，所有座談會免費入場。

六月十八日是唐滌生誕辰，資料館當日下午四時半，將在該館電影院舉辦「銀光生影：唐滌生的影、劇藝術」座談會，邀得劉燕萍、余少華和陳守仁探討唐氏創作生涯及成就。

唐滌生（一九一七至一九五九年）原名唐康年，是粵劇和電影界的編劇奇才。他一九三七年到香港投身「覺先聲劇團」任抄曲，同時隨名編劇家馮志芬、麥嘯霞等學習編劇。唐氏於一九三八年編寫首部粵劇作品，一生編寫了四百多部粵劇劇本，且不乏香港粵劇界的戲寶，當中逾七十部曾改編為電影。

任白搭檔演盡痴男怨女

是次專題放映分四個主題：「唐歌雪影」、「古為時用」、「生旦痴情」和「奇情公案」。「唐歌雪影」乃重點主題，精選十二部由白雪仙拍檔任劍輝擔演的戲寶。《畫裏天仙》（一九五七年）是任白的拿手愛情戲，唐氏平易活潑的曲詞活現了中國民間故事。

「古為時用」主題聚焦改編自唐氏的古裝劇目，並注入時裝劇元素的作品。粵劇戲碼《一年一度燕歸來》曾兩度被改編，一九五三年版本為時裝，一九五八年版本則為古裝，皆由芳艷芬主演。唐氏執導時裝片《紅菱血》上、下集（一九五一年），模仿荷里活黑色電影的手法，配樂混合粵曲小調與西洋管弦樂，凸顯古劇今拍的新嘗試。《夜夜念奴嬌》（一九五



▲黃鶴聲執導《再世紅梅記》（1968年）劇照 康文署供圖

六年）由同樣以反串聞名的鄧碧雲及梁無相主演，兩大老倌顛鸞倒鳳，令人捧腹。

以「生旦痴情」為名的主題選映描寫痴男怨女的粵劇劇寶。《再世紅梅記》（一九六八年）改編唐氏為仙鳳鳴劇團撰寫的同名遺作，講述書生（陳寶珠）與戀人（南紅）遭丞相（梁醒波）忌恨奪愛。

導演李鐵以全電影角度再次搬演《紫釵記》（一九七七年），由任劍輝和白雪仙的愛徒龍劍笙與梅雪詩主演；當中《劍合釵圓》更是絕妙，調度優美且氣氛推進得宜。

至於「奇情公案」主題則展示唐氏如何把西方奇情和懸疑片的案情融入中國傳統故事中

。《紅菱巧破無頭案》（一九五九年）講述半日安為與鳳凰女私奔，殺死妻子，再布局令人誤會死者為鳳凰女，圖騰天過海……

西片奇案糅合民間冤情

是次節目由陳守仁客席策劃，阮紫瑩協助選片。該節目是「中國戲曲節2017」延伸活動之一。二十七部電影中有十三部電影在每周五上午十一時的「影畫早晨」場次放映。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電話：二一五一五九九九，網址：www.urbix.hk）發售。節目查詢可電二七三九二一三九，或瀏覽康文署網址：www.lcsd.gov.hk，搜尋「唐滌生百歲誕辰紀念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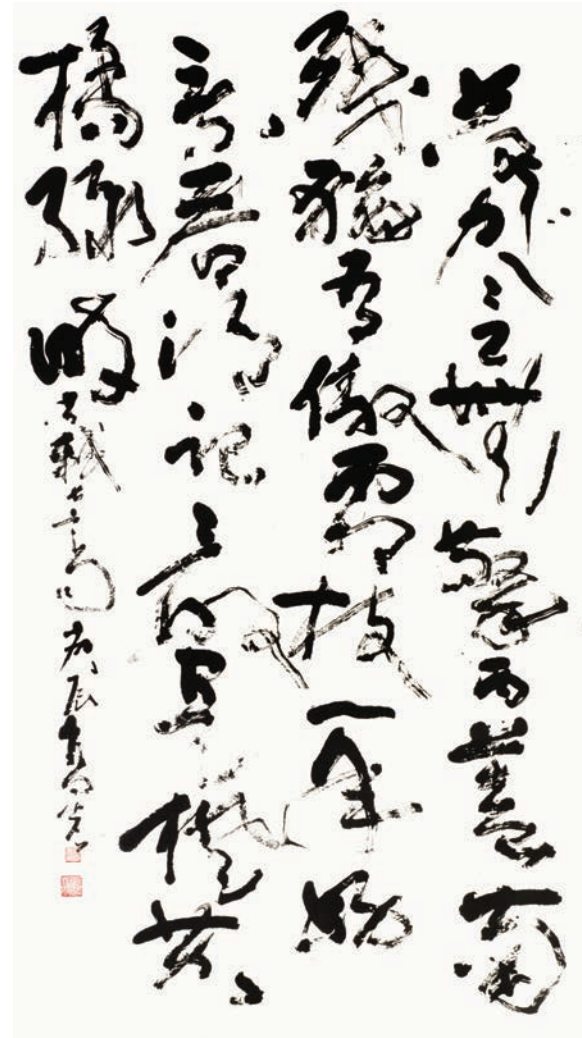
▲珠璣執導古裝版本《一年一度燕歸來》（1958年），五月二十七日放映 康文署供圖



▲一九七七年，導演李鐵以全電影角度再次搬演《紫釵記》 康文署供圖



▲陳皮執導《夜夜念奴嬌》（1956年），六月二十三日放映 康文署供圖



▲高勵節草書作品：蘇軾《贈劉景文》。釋文：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崑崙書畫會供圖

高勵節書畫展5·6開幕

【大公報訊】著名書畫家高勵節將於五月六至八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舉行個人書畫展覽，展出約六十幅字畫，部分作品從未公開亮相。

嶺南畫派始創人之一高劍父，於一九三六年與妻子翁芝誕下兒子高勵節。在高勵節十五歲時，高劍父因病去世。雖然高勵節未有充分時間跟隨父親好好學字學畫，但自小耳濡目染，及後隨楊善深習畫，再加上閒來遍遊世界各地蒐集畫材，自闢蹊徑，令其作品有着獨特的風格及魅力。

一九八九年，高勵節與母親翁芝將高劍父在廣州越秀區的故居舊址及畫作資料，無償捐贈給廣州市政府，可見他對推廣嶺南文化藝術不遺餘力。

高勵節涉獵題材廣泛，由猛禽野獸、名山大川之山水、花卉、人物，以至書法中的草書、大篆、甲骨文及金文，他也下了一番苦功，亦演繹得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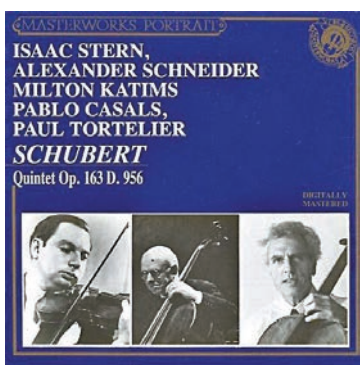
高勵節書畫展由崑崙書畫會主辦，五月六日下午二時起開展

（當日下午三時舉行開幕禮），展期至五月八日下午五時（六、七兩日展至晚上七時）。



▲高勵節繪《增福增壽圖》 崑崙書畫會供圖

► Issac Stern 與 Pablo Casals 等人灌錄的舒伯特弦樂五重奏堪稱經典 資料圖片



► 小提琴家宓多里 攝影：Timothy Greenfield-Sanders



穩健有餘 新奇不足

聽宓多里與維也納愛樂弦樂小組音樂會

李夢

宓多里是那種讓人心安的演奏家。之所以稱這位國際知名的日本籍小提琴家令人「心安」，是因為年少成名的她憑藉多年的舞台經驗累積以及出眾的技巧，幾乎從不會讓聽過她現場演出的聽眾生出「名不副實」之感。她常常以穩健且自信的狀態示人，而她的現場演奏也每每發揮穩定，較少令人失望。

起承轉合拿捏準確

四月四日，宓多里與維也納愛樂弦樂小組應康文署之邀來港，於香港大會堂舉辦演奏會，上半場是布拉姆斯第二弦樂六重奏，下半場是舒伯特那首為人熟知的C大調弦樂五重奏。兩首曲目均十分耗費體力，因此演出結束後儘管觀眾掌聲熱烈，六人並不會加演。

整體而言，宓多里與五位拍檔對於這兩首德奧曲目的詮釋頗為出色，只是，旋律中那些掙扎糾葛以及因明暗對照而生出的張力，並沒有十分盡興地呈現出來。六人的演奏中規中矩，少有讓人眼前一亮的段落，可說是穩健有餘，新奇不足。

場刊中原本標示上半場演奏舒伯特作品，下半場才是布拉姆斯。演出者上台後宣布調換兩首曲目的順序，或許未及與主辦方溝通，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情。舒伯特這部偉大的弦樂五重奏作品，在他去世前兩個月創作完成，是最傑出的室樂作品之一，與布拉姆斯那首相對溫和的弦樂六重奏相比，更適合用來壓軸。

說來也巧，音樂會的兩首曲均創作於作曲家三十一歲的時候。舒伯特在三十一歲時寫下的旋律已算是「晚期作品」，呈現出與年紀不甚相符的滄桑，而布拉姆斯這首初過而立之年完成的作品，則仍是青春歡愉的樣貌。就完成度而言，當晚的布拉姆斯弦樂六重奏較優，不單因為演奏者準確拿捏起承轉合，還因為六人相對穩健規整的演奏風格，對於詮釋這首浪漫主義中期的、中規中矩的室樂曲目，在斷句、呼吸以及節奏上，均調和勻淨。

演奏布拉姆斯這首懷念已逝愛情的作品時，宓多里擔任第二小提琴，由維也納愛樂樂團第一小提琴聲部長弗洛肖（Daniel Froschauer）擔任第一小提琴。宓多里甚至特意壓低自己的聲音，為弗洛肖留出足夠的發揮空間，弗洛肖也盡職地將第一樂章中溫柔的、拾級而上的兩個四音型奏得纏綿動人。維也納愛樂樂團的大提琴聲部長弗里德（Raphael Flieder）在第二樂章中的數段撥弦十分精彩，音色溫暖，奏出愛情遠走後的悵惘與憂傷。

溫暖和緩的情緒，的確適宜用來處理布拉姆斯第二弦樂六重奏；但到了舒伯特弦樂五重奏這裏，則需要多一些掙扎、決絕乃至殘酷的意味。舒伯特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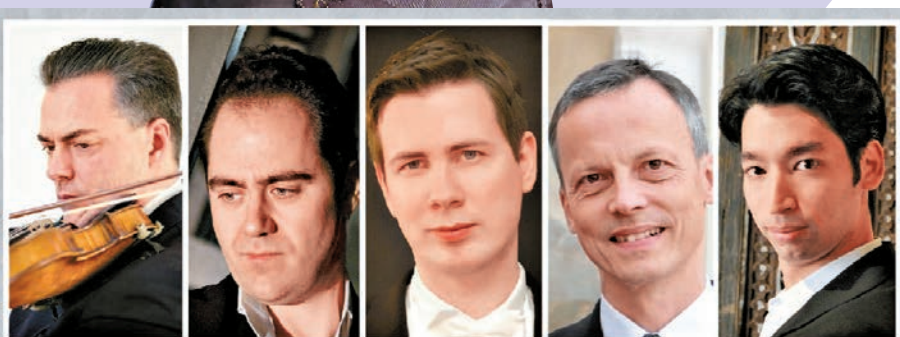
此曲時身患重病，心知命不久矣，故而在這首C大調弦樂五重奏（D956）中，他試圖將自己短短一生中眼見與親歷的種種悲喜糅入旋律中，既是道別之歌，也是作曲家一生跌宕起落的映照。

旋律情緒未至極限

我最喜歡的弦樂五重奏版本，來自小提琴家Issac Stern以及大提琴家Pablo Casals與Paul Tortelier等人於一九五二年灌錄的版本。五人都是名噪一時的音樂家，合力奏出這部四樂章五重奏時並未「各執一詞」或彼此「搶戲」，卻因為聲部之間的勢均力敵而不時生出衝撞的、激烈的音色。這種不顧不顧的對撞出現在舒伯特此曲中，非但不損害旋律的美感，反而應和了舒伯特寫作此曲時矛盾及掙扎的心境。

至於當晚宓多里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幾位樂手的演奏，在我看來則略顯平緩。雖說宓多里在下半場改為擔任第一小提琴，憑藉自己頗富力道的演奏風格為該曲增添多抒情上的張力，但她與五位拍檔之間的合作雖說十分默契，卻太過客氣，少一些因碰撞而生出的火花。

這種相對溫吞的處理手法，在第三樂章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急板之後，旋律進入一個「持續的行板」，由中提琴和第二大提琴引出。在這個抒情意味濃厚並可形成豐富音色變化的段落，旋律情緒卻意外地未能被推至極限，故而難以營造出曲折糾葛的氣氛，實是有些遺憾的事情。



小提琴 Violin: 丹尼爾·弗洛肖 Daniel Froschauer 中提琴 Viola: 伊諾肯提·格拉布科 Innokenti Grabko 中提琴 Viola: 格哈德·馬施納 Gerhard Marschner 大提琴 Cello: 拉斐爾·弗里德 Raphael Flieder 大提琴 Cello: 博納·黑登伯格 Bernhard Hedenborg

▲與宓多里合作演出的五位演奏家均是維也納愛樂樂團成員 康文署供圖